

著 新

中國文字大學綱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著

中國文字學大綱

第一篇 導言

文字 什麼叫做文字？說文敍「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這就是說：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爲「字」，「字」爲「文」。子分言之，各有各的意義；合言之，就是一個意義。

文字與詞 中國語言文字裏面，一個一個的字叫做「文字」，一字或二字以上表示一個意象的叫做「詞」。說明一個字或詞之意義及由來的，是文字學的職任；說明詞與詞，其間相互關係的，是文法學的職任。

中國文字與世界文字 中國文字，有人說與世界文字同源，究竟是穿鑿附會，不爲一般學者所公認。我們只覺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和中國八

卦相同；到了後來，一種是「美」的心理，就造成「衍形」文字，一種是「真」的心理，就造成「拼音」文字。現在世界各國概用「拼音」文字，只有中國還是繪畫直系上的發達，為「衍形」文字；然而這亦不過「明其大校，非復刻定之論」。中國「意標」「音標」兼具的「諧聲」字，獨多，差不多佔字的總數十分八九，而注音字母告成，個個字用「音標」注在旁邊，表示他的讀法，使不能自鳴的而為自鳴的，也可以補救「衍形」文字的不足。所以我們從沿革上，看來，可以說：中國文字在世界文字中的價值，是獨立的，是最古的。

中國文字與語言 中國文字與語言，在最初時，當然同是一物，不過是表示的方法不同。一個是用佔有時間的聲；一個是用佔有空間的形，兼之文字。是「非拼音制」和「單音制」。於是文字的形式成立後，遂不能時時刻刻隨著語言的變化，紛歧錯亂。語尾上又沒有變化，增加文字的能力；再被那一種尊古的人不敢改動，就从根本上合一的東西，分做了語言文字兩途。語言依著

語言的途徑發達，文字依著文字的途徑發達，到現在好像是各不相謀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他們的根源與發育法，同者多而異者少；所以現在推行國語，實行言文一致，並不甚難。

中國文字學 中國文字，包括「形」「音」「義」三者而言，好像人的「精」「氣」「神」一樣，缺一不可。從字的構造上說，必先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從字的既成上說，則音寓於形，義寓於音；三者相關，非常密切。凡研究這三者，相互關係的一種學術，叫做文字學。研究文字學的人，必得融會貫通，不可滯於一面。若南唐徐鉉、徐鍇，清代王筠、桂馥之解說文，僅詮本義，略無旁通，只可稱為治「說文學」，不可稱為治「文字學」；若李巡、孫炎之說爾雅，郭璞之注爾雅、方言，專解訓詁，而不能說明孳乳通借的條例，只可稱為治「爾雅、方言」；不可稱為治「文字學」；還有吳棫之韻補，陳第之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專考音聲，而不能應用於孳乳通借的條例，也只可稱為治「聲韻學」，不可。

稱爲「治文字學」，兼斯二者，得其條貫，始於清代戴震；後來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郝懿行、朱駿聲，及近人章炳麟繼起，發揚國粹，如日中天。於是中國文字學纔成爲一種有系統的學術。這種學術，舊稱「小學」，漢書藝文志以「小學」附入六藝略，後人遂以爲「小學」是「經學的附庸」了。其實他的用途甚廣，決非專在通經。小言之可以免除字體不正，發音譌誤；及望文生義等流弊；大言之，凡欲籀讀古書，撰作詩文，求語言統一，或逐譯西書等，尤不得不通文字學。這可見文字學是研究中國一切學問的根基！

第二篇 字音

第一章 字音爲什麼要先講

文字學的綱領，分「形」「音」「義」三者，前已說過。三者之中，「聲韻」一端，尤爲重要。因爲上古時沒有文字，先有語言；文字的讀音全由語言而定。倘若不明白聲韻通轉的道理，如何洞明文字音讀的根源？

況且「千里不同音，百年不同韻」，音韻變遷，最為繁複。現在欲考語言的本柢，求文字的正音，則不可不明古音。古音證據，雖然應該在說文「諧聲」的字，和詩經楚詞的韻裏頭收羅；但聲之清濁，韻之弇侈，必得要根據今音，才可比證。所以欲明古音，尤非先明今音不可。

既知今古音，然後研究「形」「義」，那末「諧聲」的得聲，「轉注」的孳乳，「假借」的借音，皆可循「聲韻」的條例，推出他的由來了。故本編所述，先講字音，次及字形字義。

第二章 字音的起源

字音的起源，頗為複雜，誠如章炳麟所說：『譬之道路，少或一達，多乃九道，無病支離，亦非破瓶。』今略述之如左：

(一)自然的音 口舌相調，就能發出一種普通聲音。這種聲音，無論古今中外，差不多總是一樣的，稱他為「發聲」或「發語詞」。「發聲」是發之。

天然不加思索其文字本體雖未必確爲聲音代表而其相去當不甚遠例如

仰而視之曰「嚇」（莊子秋水篇）

唉豎子不足與謀！（史記項羽紀）

這些表感歎情形的字，皆是隨感發聲，因聲擬字，並無義解。至於「嗚呼」「噫嘻」等字由「疊韻」而成，已經是人爲的了。「發語詞」的性質與「發聲」微有不同，因爲他所感的情輕，並不像歎息那樣重濁，不過帶點呼喚警告之聲而已。例如：

以「且」呼徂；以「胡」呼翩；以「佳」呼雌；以「渠」呼麋；「且」「胡」「佳」「渠」皆是發語詞。

自稱曰我；我之轉爲義，爲儀，爲臺，皆是發語詞。

對稱曰爾。爾之轉爲乃，爲若，亦皆是發語詞。

「父」「母」二字的古音，與印度日耳曼語族稱「父」「母」語的頭一個音相似；因為孩提之童，開口呼親，殆有出於自然者。

(二)摹倣的音

(甲)聲起於形，就是象物形以定字音。例如—

「日」字訓「實」「實」「日」古音相同。因為日形圓實，故叫他做「實」。後因「實」音轉爲「日」音，乃應用「象形」元則，畫成一個「日」字。
「月」字訓「缺」「月」「缺」古音相同。因為月形缺多圓少，故叫他做「缺」。後因「缺」音轉爲「月」音，乃應用「象形」元則，畫成一個「月」字。
「天」訓爲「顛」「顛」「天」古音相同。因為天體在上，故叫他做「顛」。後因「顛」音轉爲「天」音，乃應用「會意」元則，造個「天」字。

這是略就劉熙釋名中選了幾個爲例，還有最顯明的，例如—

氣與舌并而上升爲「上」 氣與舌并而下降爲「下」 開口呼而氣

宏放爲「大」撮口呼而氣縮微爲「小」氣平而散爲「寬」氣夾而收爲「狹」「開」就是「開口」樣子。「合」就是「合口」樣子。「齊」就是「齊齒」樣子。「撮」就是「撮口」樣子。這雖是後人想像的話，未足盡信；然而形與聲的關係，終久是不可磨滅的。

(乙)以字音象物音 這條和上條原理一樣，不過物形改爲物音罷了。詳細說來：

(1) 字音象動物的音 例如—

「羊」字的音近於「羊鳴」、「牛」字的音近於「牛鳴」、「鷹」字的音，近於「鷹鳴」、「蛙」字的音，近於「蛙鳴」、「雞」字的音，近於「嗾雞之聲」、「狗」字的音，近於「嗾狗之聲」、「卽足而鳴」者，呼之曰「雀」、「錯錯而鳴」者，呼之曰「鶲」、「亞亞」者，謂之「雅」、「岸岸」者，謂之

「雁」、「駕鵝」則以「加我」而得名。 「鶴鵠」則以「磔格鈞輶」而得名。

(2) 字音象植物的音 例如—

「木」字的音近於「擊木的聲音」 「竹」字的音近於「擊竹的聲音」

(3) 字音象用物的音 例如—

「銅」字的音近於「敲銅的音」 「板」字的音近於「敲板的音」 「水流之聲」其音近「水」——南人讀「水」若「矢」——故「水」字的音，即象「水流之聲」 風火相盪音近於「火」——在「火」字「或」字之間——故「火」字的音，即象「火熾之聲」

(4) 字音象物件動作的音 例如—

「滴」字的音與「雨水注階的音」相近。 「流」字的音與「急水下注的音」相近。 「漱」字的音近於「池水之聲」 「瀑」字的音近於「瀑」

布之聲

(三) 表德的音 章炳麟舉例說：

何以言馬？馬者武也。何以言牛？牛者事也。何以言羊？羊者祥也。何以言狗？狗者叩也。何以言人？人者仁也。何以言鬼？鬼者歸也。何以言神？神者引出萬物者也。何以言祇？祇者提出萬物者也。此皆以德爲表者也。……以德爲表者，則萬物大抵皆是。乃至「天」之言「顚」，「地」之言「底」，「山」之言「宣」，「水」之言「準」，「火」之言「毀」，「土」之言「吐」，「金」之言「禁」，「風」之言「汜」，有形者大抵皆爾。(語言緣論衛上)

|章氏又說：

「絳」爲「大赤」，「軺」爲「小車」，得語所由不於「赤」，「車」而於「大」，「小」。

(文例)

這也是表德的說文釋名內此例最多。

(四) 通轉的音

(甲) 同一聲類 中國文字，全是單音，意有餘而音不足，故同一近似的語意，在字義上儘管不同，字音上獨大概相同。從前王子韶創作「右文」，以爲字從某聲，便有某義；如說文「句」部有「筭」「鉤」「臤」部有「緊」「堅」；「止」部有「糾」「莘」等，皆是同一聲類而且同義的。然而這猶限於說文部首，拘拘於文字的形式；其實「旁轉對轉音理多涂雙聲馳驟，其流無限」，何嘗限於同部呢？胡以魯說得好：

刻物曰「契」，破物曰「缺」，以齒切物曰「決」，切腹曰「桀」，切足曰「刖」，字雖別創，而語猶沿用，一切者可相闡明也。

「弗」者，橋舉手也，作否定之態度，同時發否定之聲也。又「勿」亦否定辭，摹倣旗幟勿勿之音而爲之也。日沒曰「莫」，物沈曰「沒」，物盡曰「滅」，木枯曰「末」，木之盡頭處曰「末」，皆消極之義也。又披摩曰「摩」，

逃亡曰「亡」其雙聲「無」其別字「无」亦皆消極也。惟爲禁止，其辭義稍異；然要皆否定消極之詞，而其語頭音則皆明韻閉兩唇以作否定。消極語蓋自然態度，自然發聲也。（國語學草創說國語緣起）

這不過略舉一二例，欲考其詳，可看章氏文始。

(乙) 雙聲疊韻的關係。凡字音發聲相同的，叫做雙聲；收聲相同的，叫做疊韻。有雙聲疊韻而後字音遂孳乳無窮，不可究詰了。

先舉單字的例如左：

(天—地)	(陰—陽)	(死—生)	(疾—徐)
(精—粗)	(加—減)	(溼—燥)	(夫—婦)
(規—矩)	(褒—貶)	(上—下)	(山—水)
(老—幼)	(旦—晚)	(好—醜)	(今—古)
(出—納)	(新—陳)	(聽—聲)	(公—姑)
(起—止)	(寒—煖)	(文—武)	(雙聲)
(疊韻)	(水—火)	(祥—殃)	

從此可見中國文字，凡遇相對的，總歡喜用雙聲疊韻，所以作起文來，聲調鏗鏘，如鳴金石，這是外國文字所不能及的。再舉兩個字的例如左：

流離

含糊

躊躇

蟋蟀

睂勉

唐棣

雙聲

蜘蛛

枇杷

鴛鴦

鶲鷺

蟠螭

離婁

雙聲

蹉跎

窈窕

蟾蜍

玫瑰

蜉蝣

蜻蜓

支離

詰詘

崑崙

阜陶

夫蕖

威夷

疊韻

第三章 字音的變遷

第一節 時的關係

陳季立說：「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於時者也。」字音的變遷，總不出乎「時」與「地」兩層關係。今先述「時」，大概古時野蠻風氣未除，聲音重濁而音少；後來一天文明一天，聲音就輕淺得多了。這也是語音進化的公例，何以見得呢？有左列幾個證據：

(二) 古人叶韻沒有「平仄」分別，故無「四聲」

(三) 齊梁時雖然發明「四聲」，尙無「五音」「七音」之說。

(三) 古音無「輕唇」「重唇」的分別。

(四) 古音無「舌頭」「舌上」「半齒」的分別。

(五) 古代字各一音，儘管一字數義，沒有義各一音的。

(六) 古人音近的字，多可通用。

從此可以證明古代音少，後世音多，再區分中國字音爲四個時期：

(一) 諧聲時期 中國文字「諧聲」的字最多。古代諧聲字的音讀，即以所諧的某聲爲準。某聲在某韻，從某聲的字，概在某韻。這是近三百年來，古韻學家據詩經、楚辭、諸子、秦碑的韻，和說文解字參校考訂，纔完全發見出來。到了兩漢，「籀」「篆」漸變爲「隸」「草」「諧聲」的字，也就漸難審知。所以此時字音漫無標準，用韻甚寬。

(二) 韻書時期 魏李登作聲類，爲後世韻書之始。直到隋陸法言作切韻時，計共有十八九種，今都失傳。此等韻書大都是分類標韻，逐字定音，記以「反切」。他們的用意，都是要統一國音。現在所存的還有廣韻、集韻等書。

(三) 官話時期 這時期現象最怪。文人學士紙上所用的韻，和口中所說的音不同。何以呢？因爲當時韻文除詩歌外，有一種北曲發生。北曲的音韻，完全以實際的北音爲主，很有一種潛勢力。明初政府所頒定的洪武正韻，即以此爲根據。明清文人學士，一方面做起詩來，就極力排斥正韻；一方面說起官話來，就自然遵元曲韻和明正韻的北音。至今六百年間，普通口音總算是以此種北音爲標準音。

(四) 音標時期 以「音標」代「反切」，而注音字母集其大成，以官話的音爲國音，而國音字典樹其標準，既不像第二時期那樣內容複雜，又不像

第三時期那樣名實不符，在國語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在文字學上，也可算是一大改革。

總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音，沿流溯源，自能尋出他的本柢。所以要讀古書，當先通古音；要通古音，非研究古代的音學書不可。

第二節 地的關係

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爾雅有釋言一篇，揚雄有方言之作，可見得字音不同，自古已然。又可見得形異義同的字，皆因方音不同，各本方音造字形，並不是憑空杜撰的。試舉淮南子的話爲證：

清土多利 重土多遲 清水音小 濁水音大

其實秦代以前，南北方音就不同了。觀於

詩「以雅以南。」

荀子「居夏語夏，居楚語楚。」